

■ 图片故事

在核桃园社区五建小区，您会经常看到他忙碌的身影，居民家中修个开关、换个灯泡，甚至电饭煲、电水壶一类小家电的维修，只要和他说一声，很快就会修好，他就是小区变电室的退休电工孙金忠。

提起孙金忠，五建的老同事说他人退休了，但对工作的态度依然不变；居民们说他还是以前的孙师傅，随叫随到有求必应，都夸他是个好“邻居”，其实老孙的家并不住在这里。

孙金忠1979年参加工作，2005年当选北京市劳动模范，2014年退休。参加工作的35年间有18年工作在变电室，加上退休后被返聘的4年，22年8000多个日日夜夜，孙金忠都是在变电室度过的。老孙的爱人刘姐说：“这些年的大年三十儿我们都是在变电室过的，为的是保证小区居民的用电安全，因为变电室离不开人。”22年他们在劲松的家却几乎没住过，偶尔回家竟然被邻居误以为是来串亲戚的。

孙师傅有个好习惯，每天都要坚持走路锻炼，借着走路，孙师傅会先在小区内转上一圈，在锻炼身体同时巡查一下小区内的路灯照明，发现



变电站的八千个日夜

□ 戴明全

故障及时维修。今年年初，细心的孙师傅发现2号楼和甲3号楼的入口处没有照明灯，早晚进出楼很不方便，有的人因为看不清台阶摔过跟头。他找到了有关部门，提出要给两栋楼门口处加装照明灯，并承诺只要求物业提供材料，义务安装。结果不算人工费，连灯带线和声控开关，只花300元钱就解决了4处照明问题，居民再也不用为看不清台阶摔跟头而提心吊胆了。

在这8000多个日日夜夜，老孙负责着五建小区的用电安全，同时担负起小区居民的家电维修。谁家没电了，谁家的开关坏了，这些原本需要物业维修电工干的事，只要给孙师傅打个电话就能得到解决。在变电室里挂着四个笔记本，上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他在退休后的4年间为小区居民修理家电，排除线路故障的事。1号楼有一个居民家里只有老两口和一个多年卧床不起的孩子，

他们想在孩子的屋里装一个电话分机。按说这事根本就不是变电室的职责，但他们找到孙师傅，老孙便一口应下，和老伴儿一起打眼儿布线，忙活了小半天。像这样的事还有许多，有的居民家中装修房屋，改动了用电线路，找到孙师傅，他会耐心地查找原因，排除故障。翻开孙师傅的记录本，笔者统计了一下：从2014年到2018年退休后的4年时间里，孙师傅义务为居民维修电热水壶、电饼铛等家用电器共80件，线路修理、线路故障排除、插座开关更换等共1675件次。

孙师傅的工作岗位在核桃园五建小区，但仍然代管着德外小西天、南沙滩、垡头、农展馆、红庙等五建家属区的工作，经常会接到他们打来的维修求救电话。这几个五建家属区最远的在德胜门外南沙滩有15公里，最近的农展馆也有2公里，四年间平均下来孙师傅要跑这几个地方近400公里，相当于骑车从北京到唐山打了个来回。后来单位考虑到孙师傅上了年纪，远一些的地方会派车来接送。

年近65岁的孙金忠，本该在家中享清福，但他却无怨无悔地继续工作在变电室这个最普通最平凡的岗位上。他像一团燃烧的火，温暖着家属区的居民们；又像一缕春风，滋润着每一个接受他服务的人；他更像一台无噪音的时钟，始终坚守在岗位上，默默地履行着入党誓言。

“天使之耳”

□ 胡艳丽

采信了奈穗“听见”的证言，车祸中她死去的哥哥没有任何责任，造成惨剧的原因在于对方闯红灯。

然而，事实真是如此吗？结尾处的大逆转令人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。这位拥有着“天使之耳”的超能少女，处变不惊，打电话听报时、计算步行道“敬请通过”的旋律时间，事后再带着妹妹来计算信号灯的变换间隔……所谓的案发时间，不过是她精心计算过的对自己方最有利，而对对方最不利的的时间……

在这则短篇中，东野可谓字字珠玑，弹无虚发，每一处看似漫不经心的细节，都暗藏着埋伏，而最令人心惊的是失明少女心机的深沉。柔弱外表下，纯美笑容背后，却是那颗偏失之心，她在维护家庭的利益，凭一己之力将警方玩弄于股掌之间。

在这本小说集中，所有的故事，不论情节如何展开，结尾处的反转都令人慨叹人心之难测。不在利益攸关、怨恨燃烧的时刻，你永远不知道人心有多复杂。

在《危险的新叶》这则短篇中，一个男性司机在雨后坑洼不平的单行道上不断追赶一名新手女司机，总在就要撞到的时候紧急刹车，或者用车灯挑衅，最终导致新手司机在转弯时撞上了隔离带……这位女司机在经历了几天短暂失忆后对警方说，这段时间一直有人想谋害她，她在路上几次遇险，原因可能是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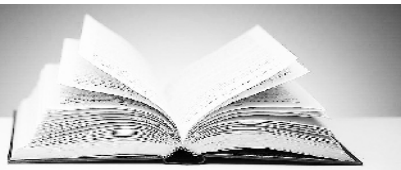
无意中看到了不该看的一幕……案中案、局中局，扑朔迷离，警方立刻全力着手调查，判断这不是单纯的交通事故，可能还牵连着一起轰动一时的杀童案。

在东野的小说中，结局总会出人意料，这位女司机失忆是装出来的，她连续遭受袭击的事情是她杜撰的，不过是想报复那个害他撞车的男人……

东野在小说中肆意放纵着人心的恶，书中有横穿马路、无视他人生命的家庭主妇；有为复仇而不惜搭上自己性命的痴情女……人生百态、人心百态，在东野笔下纤毫毕现。

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，在你为别人设局的同时，别人也在为你设局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不到最后一刻，没有人知道结局，而“真相”永远是博弈的结果。

书海掠影



■ 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

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

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家有大厨

□ 马海霞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家盖房子，亲朋组建了临时“建筑队”，纯友情帮忙，不要分文报酬，我家只负责管饭。

同族一位大娘会做菜，村里红白事她都跟着帮厨。我妈提着两瓶酒去请大娘帮忙，大娘一口答应了，先给开了个菜单，我爸照着单子去六里外的集上将菜买回。大娘主厨，我妈帮着择菜、洗菜。匠人席多放肉，小工席（多是妇女）少放肉，大娘知道我家情况，能省则省。

一周后，房子大框架起来了，剩下小活儿，亲朋中的匠人下了班再来干。我妈再去请大娘来做菜，大娘脸上带笑，我妈心里就舒坦些，大娘稍一皱眉，我妈便想找地缝钻进去。老用别人，我妈心里也过意不去。房子拖拉盖了一个月完工了，我妈脸皮还未练出来。她每天中午担水浇平屋顶，一天担50担也不休头，一提做饭，我妈就心里打颤。

后来，村里有了卖肴菜的货车，家里来了客人，我妈去货车上买来装盘招待客人，再也不用求大娘帮忙了。再后来，村里有了饭店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哥结婚，村里饭店不够档次。我妈说，直接去镇上饭店。我爸说，太远，还是在家自己做，热闹。那时，大部分人都在家设喜宴，结婚流水席多，对厨师要求高，大娘的厨艺做婚宴不行。村里有两位村厨，可赶上人家亲戚也结婚，早被预订下了。我爸愁得没法，只好硬着头皮去请老同学帮忙。我爸这位老同学早年也是村厨，后来当了村会计拨弄起算盘来便不再动炒勺了。

我爸说明来意，会计无奈答应下来。列了一张单子，我爸坐着二叔的拖拉机去集上置办齐全。会计多年不做婚宴了，没算计清楚，婚宴下来，白条鸡剩了一大铝盆，鸡蛋饼儿多烙了半米高。我妈一算，比去饭店还费钱，为这没少和我爸吵，说以后家里大小酒席都去饭店。我爸不服输，托人让二哥进了县城最大的国营饭店学厨，家有大厨，日后家就是饭店。

可二哥学成后，应聘去了沿海大饭店，半年才回家一次，我爸在酒席这事上还是输给了我妈。

1993年，大侄女出生，我妈开始照看孙女。侄女嘴刁，不好喂，我妈变着法儿做饭，哄侄女吃。为此还买了好几本菜谱，没事就研究着做。和别人唠嗑说三句话便开始转到做菜上。去饭店吃饭，遇到没吃过的菜，老妈回来便打电话问二哥。别说，几年下来，老妈厨艺真提高了不少。

如今老妈年过七旬，家里来了客人，老爸说“去饭店”，老妈说“在家做”。老妈现在的厨艺水平堪比大厨，连二哥都夸奖老妈做菜味道好吃。

老妈非常得意。问老妈这份自信哪里来的，老妈回：“以前生活条件不行，买个菜都得跑出六里地，吃饭填饱肚子就行；现在不同了，经济条件好了，家门口好几个大超市，想买啥抬腿便到。同样的食材为何不做出它们最佳的味道来。”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

我和我的祖国